

飄零人自傳

著 亦 文 華 孫 盧





3 2174 0514 5

飄零人自傳

盧葆華女士著

飄零人自傳目錄

— 錄 目 —

引言	(一)
庭園詩踪	(三)
巴山話舊	(五)
夜郎山月	(七)
碧峯采薇	(八)
絃誦一瞥	(十)
歸趙食貧	(十二)
大江東去	(十五)
昆明斷指	(二十一)
廣告之廣告	(二十八)
創作生活	(三十二)

我之唯心戀愛觀.....	(三十七)
訪梅.....	(四十一)
遊踪.....	(四十五)
後記.....	(六十三)

飄零人自傳

引言

平生酷愛西湖，瀕而居者十稔，七七變起，扶母攜孤流寓昆明，時廿七年七月望後五日也。市西北隅有翠湖焉，明媚遜於西湖，而沖淡過之，垂柳夾堤，畫橋過港，濃陰厚綠中，紅榭隱約，而值月白風清之會，倩影踟躕，輕歌蕩漾，不禁天涯飄零之感！且睇奮燕何處，孰與爲家？遂卜處湖濱，聊寄往愁。畫閣孤立，玻窗四闌，室隅置榻，足資坐臥；案頭雜陳詩詞碑帖筆墨之屬，暇則勞筆墨以自遣。殘照窺窗時，乃證眺黃昏湖景，倦鳥噪宿，微風送涼，遠山漸隱，暮靄蒼茫，輒思往事，而覺頹然矣！嗚呼！紅豆空餘，白頭徒詠，讀樊山「有情總被無情負，負情悔被多情誤」之句，豈愴惻兩字足以盡之也。默念往古佳人才子，相如文君明誠，潘羅松雪，仲樞而外，尙有鐘情白頭，伉儷美滿者否？余十載流光，誤於崇拜天才作家，

不期然而合，復不期然而離，曇花泡影，瞬然而逝，悲懷縈網，情不能已，爰以半生所歷，誌爲斯篇，世有同心，當不吝一掬辛酸之淚，爲我哭，抑爲世之如我者哭也。

庭閣詩課

「女子無才便是德」。仍過去宗法社會之天經地義。余之兩親，對女子教育，稍異其趣。

黔北文化，當前清中葉之際，鄭柴翁莫邵亭兩太姻丈均爲文壇領導者，鄭莫趙盧四姓，又互爲婚姻，故阿父母文藝上之淵源，於鄭莫兩太姻丈，雖時代先後不同，實有間接之關係。

阿父阿母，夙耽詞翰，余垂髮時，恒見兩親唱和，阿父嘗對阿母曰：「論天才，我不如卿，論工力，卿不如我。」每憶當時情況，深覺兩親唱和之樂，却有甚於畫眉者。

重男輕女之習，兩親自不能打破，阿弟初學語時，卽教之誦讀。弟固天資穎悟，七歲卽畢十三經，當時有神童之目，乃天不假年，弟甫九歲而夭。古今聰穎之士，或不逢其遇，若云數定，弟又安能例外也！阿父自是伯道無兒，中郎有女矣！悲

夫！痛哉！

兩親之教阿弟於月落烏啼時，余心輒引爲欣羨，且有「恨天不使作男兒」之想，然兩親於我之教育，又未嘗認然置之；亦於啞啞學語時，仍教背誦，因二三歲時貪玩嬉戲，見書而逃，母乃置之不問，今見余求知心切，手不釋卷，始授之書，教之學，斯時余已七齡，家境綽窮，爨烟屢斷，良楮佳筆，顧安所得。余乃掘紅土以爲墨，拾廢紙以學書，阿母未出閣時，卽善詩詞歌賦琴棋書畫，而又美麗多才，遂教余學趙字兼習詩等，余一無所成，孤負母教，未嘗不愧且疚也！雖不獲與阿弟並肩研讀，然詩詞之意義，選韻命題，實自此始；因不敢綴班昭道韞之才也。彼時歲中既辦有女校，縱厄於經濟，余切欲入學，呼吸新空氣。奈兩親舊習猶存，竟不我許。

巴山話舊

人所斷求者，晚年幸福，最令人回憶者，幼年時代之生活，然而光陰易逝，兒時難再；以故回憶終是回憶，翻增無限悽愴感喟之思；我本恨人，更滋恨也。

成都爲今古著名佳麗地，天才奇士，產生特多，女子之富於才貌者，代不乏人，如文君及慈禧太后等之才貌絕俗，誰曰不然，以視窮鄉僻壤，閔寂無聞者爲何如耶？

我何幸而生於成都，又何不幸童年時，忽忽離去，半生飄零，從茲開始，「蒼蒼者天，何其有極！」

先考諱宗彝，號銘尊，別號錦江生。母趙氏，字冰如。以世家之門第，結廡代之朱陳，清光緒二十幾年九月十八日誕生於成都，無何，革命軍興，隨兩親南下，流寓巴州，至今對童年之生活，渺不記憶，所能想像者，僅餘僕人負我看花會之模糊情景而已！

余繞膝時，恆見阿父對阿母曰：「變了！變了！」此種聲音，至今猶能記憶，當時固不解所謂，迨年齡稍長，始知阿父以勝朝之名宦，親未忝而興悲，繼以教陸總誼故，長雲貴公於外，不善治生產，祖父宦囊所餘，經營火柴廠於那大溪溝，民國六年，兩次被水淹沒而倒閉，遂決然遷居遵義，阿弟鑿鑪，乳名渝生，誕生數歲，已有驚人之創作，一般人之贊美，不言可知矣！

夜郎山月

扁舟一葉，橫渡大江，盤與登程，隨山上下，此依稀離淪時也。嗣後，鷄聲茅店，人跡板橋，究屬何名？了不記憶，惟余幼稚之心靈，所經茂草豐林，連峯巨壑，輒以爲有毒蛇猛獸，立即出噫人者，以故捧心而懼，掩面而啼，阿弟與余共坐籃輿，見余之懼而啼，特作鬼臉以相嚇，使余暗之，彌增恐怖，一日，解髮逆旅，阿母言曰：「此入貴州境矣。」及今思之，當是松坎，月色啣山，風聲振木，阿弟向阿母曰：「姐：今日在轎中怕虎蛇，又哭幾回矣。」母聆之，以指刮其面，向余曰：「這蠻女孩較弟弟長大如許，轎中尙畏虎蛇耶？甯不羞死！」余聞母言，不語亦不哭，唯俯首面紅而已。自是不知行幾日程。抵邊義，初至之時，婦女盈門，紛紛向阿母寒暄，且有分問余及弟者，懷者問：「汝等長得這般美麗，讀書幾何？」余則「不語嬌羞滿面紅！」

碧峯采薇

到遵賃租之屋，爲某名人花園之一部，側有小徑，曲折以達碧花峯，仍我童年最深刻之紀念地，亦余酸辛史中重要之一頁也。

阿父母既隱遯中，孰教謀生，仰房咨嗟，時深「斯人獨憔悴之感」矣！雖至親故舊近在咫尺，而兩親輒以對人言貧稱貸爲恥，糞字烹石，胡以療飢？阿母幼嫻女紅，且以鍼神之技傳我，雖不敢謂「繡線挑來似寫生！」第頗不惡，母女恆相對趕製小孩冠履及軍服之屬，情人鬻諸市，自是達官貴人府中，常有我盧氏母女出品也。月白風清之際，余乃爲人洗衣，織布，紡紗……紅日當窗，又爲人傭書及教初曠孩子，然如此清澀刻苦，猶有終日不能舉火之勢，憶！慘矣！

碧花峯暖，春風淡拂，山花齊發，暗誦「采薇采薇」之詩，遂與阿弟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雖露珠沾衣，溪泉濕履，不之顧也。薇旣盈筐，祈人帶市易米，或歸呈兩親佐食，無不相與歡然！

余於培菊種梅，養魚喂蠶，汲水澆飯，從茲開始，會記阿母有七絕數章云：

「汲瓶一載傍湘江，園圃新開徧種桑，護得男女窗盡綠，森森今已比人長。」

何處清香陣陣來，籬邊舊種菊花開，能詩秉筆尋常事，自恨虛生我匪才！」

雖有新裁烈日開，白蓮如面頗稱才，牠雖不語知人意，解我焦愁換喜來！」

碧花峯上，時有我與阿弟蹤跡，迨山果野菊成熟之際，又折呈兩親充饑，苦云

：「蔡順拾葚，余當不敢。彼時余曾賦詩兩句以紀其事云：『蒸梨炊黍五夏續，敢怨

家貧受折磨！』」

絃誦一管

入校讀書幾經要求，始蒙雙親許可，肄業於新城第二女校，時民國六年二月也。一身愛好是天然，自屬女子常態，當時女生尙無制服規定，花衣繡裳，悉聽其便，而余則作男孩裝，藍竹布長衫，黑緞背心，雅素整潔而已！

與某同學友善，渠長於余，事之如姐，出其所藏鑑湖女俠以相示，一覽而盡，

深羨秋瑾之驚人事業，其「秋雨秋風一殺人」之句，尤深致敬，曾賦小詩以誌景

仰云：「秋君取義荷月初，我邦人士淚如珠，可恨彼蒼無眼目，任他拋棄好頭顱。」

歸呈政於兩親，詎之不爲之副，阿母反訓以革命事業，非女子所當爲，尤應以班超女誠爲法。余雖唯唯聽命，於秋瑾家庭革命之創舉蘊於心而不釋。

每屆星期六，別應作文，念入校，初命之題，爲「修竹說」，雖在家略讀古文詩詞，曾未操瓢爲文，視題茫茫，不知如何作？李校長小雲顧余卷尙無點墨，問「汝奚不作？」余以「作不成」對。李校長隨口示範，余頓悟，即以作呈，所作至今

猶能記憶，文曰：「吾家有敝廬焉，小窗之外，修竹數竿，每屆炎夏之時，赤日當空，人甚煩懣，偶一臥其間，清風徐來，炎暑盡去，不啻任清涼世界。」由此而論，凡居家者，又何可一日而無此君乎？」校長及諸先生閱文畢，至爲驚異，將原卷貼堂，惟對文中「清涼世界」句，殊代隱憂，並嘆此女孩之將來無多福也。時余始十齡耳，嗚呼！言爲心聲，撫今思昔，余之命運，其生有自來耶？抑文學之果足以益其否泰耶？

校例：凡成績傑出者，輒提之升級，余以月考期考，皆爲最重，遂得入初亦四年級而畢業。有同學某姊，前三年級考試之第一名，固不讓諸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希冀，自是爲余所獲，每榜揭曉，大有摩顛恥居相如右之概，女孩個性，名譽心，妒嫉心，大都濃厚，以致望榜而泣，見我而恨也。

後廿一條慘案發生，本道最高學校爲男中引導遊行講演，李校長亦命余於商會講演，屢辭不獲，遂登壇致辭，是向未開學生講演之風，而以余爲濫觴，殊自慚也。當時聽衆，以好奇心故，頗因余引起民衆之注意，余於慷慨激昂情緒之下，取

右四指之金戒子一枚，以爲救國捐之信，聽衆更爲感動，因此，社會對余之印象極佳！在京留學之認識與不認識之朋友，均紛函至余，促赴京升學，余彼時心潮之鼓盪，非可以言語所形容者。

旋入本校高小二年級，蒙縣長提升女師插二年級上期，余每日仍抽暇赴本校受課，畢業榜發，又名列前茅，同時，每週又爲母校同學授音樂，手紅……各數鐘，月薪八圓，歸奉兩親，以作甘旨。余負家庭經濟責任，即由此始。

女師畢業之明年，余後得公費申送貴陽婦嬰醫科，一面肄業，一面授課於建德、淑懷、樂羣等校。

十七年秋考入上海中華藝術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下學期，十九年秋因被封而轉入上海藝術大學畢業，余以二年半趕完四年課程，殊覺走馬觀花，雖然，兩校之各名教授魯迅王獨清等都以余名列前茅，余未嘗不羞慚無地也。

余求學之過程，大抵如此，實則前塵舊夢，早付飄風矣！

一〇〇

歸趙食貧

十二年深秋，余十六矣。阿母告余曰：「汝稔長職，我已請人代進」。頃聞，女客盈門，樂聲由遠而至，抵余家而灑奏；錦衣繡裳之屬，繼次而來；綵輿在門，堂上高燒繡鳳花燭矣，賀客有贊美衣飾之華且都者，有誇詞余之得其所者，有互談余婚媾歷史者，余始恍然兩親居成都時，與阿舅夙有指腹為婚之約，於余未墮地之先，即許字于表兄文特，兩親之不爲我事先道及者，懼余又要求解約也，余雖悲痛萬分，但亦莫可如何，阿母終迫余乘彩輿以去。

三日，俗例回門，余抵家，藉故匿於樓上之暗隙。良久，喻婚誓辭聲，阿母呼余聲，呼而不應，連續呼喚聲，驚詫聲，陟梯登登聲，卒將余搜索以去矣。阿母問余胡爲如是？余始默而不言，繼則大哭不止，堅不肯去。

余少女時——十齡——卽崇拜天才作家，與一般女子之依達官貴人享受繁華者，意趣絕殊，蓋殺人流血之偉人，雖爲一世之英雄，決不如「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也！故余最羨慕陀斯陀夫斯基夫人，安貧守素，與其夫共以創作啓示民衆爲

快樂，不僅「種種香伴讀書」而已也！

余既不肯歸去，阿母商諸阿父，遂命婿留家，余時有一中表姻親，而操詩文情懷」之感！惟始終凜守兩親「善事夫子」之訓。

余對表兄之絕望者，知其在大時，雖有藝術天才，然乏德行之修養。嗟呼！精神上之痛苦，不言可知矣！

結婚之次年，余以邑中官費申送至省入婦嬰醫科講習所，表兄亦在省高等審判廳任推事，兼官產清理處科長，以當時生活程度之低，月薪所入，尚有餘裕，况余尚在途、淑慎、樂羣諸校任課耶？豈意表兄墮落成性，衣飾蕩然，債台高築，追迫窘門，斯時，長子紹華已半歲矣。余內外兼顧，晝夜奔忙，無片刻閑，况值天旱，生活猛漲，表兄囑為院中同事澣濯，並將所洗之衣，籍交同事為名，實則質諸典庫矣！嗚呼！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余河望哉！余何望哉！

表兄任赤水縣長時，余正在渝入勝家公司學習，因所天既不足恃，烏得不自謀技能？以作諸子教育？一月畢業，即到工廠，整日縫紉，以維全家生活。

大江東去

余之僑居貴陽也，劉君健華，時來家與表兄閑談，過從甚密，未審其爲誰，一日，舅家邀余宴敘，劉君又以相見爲請，遂以經過廳事之便，表兄介紹與劉君作鄰，一次之會晤。

大江東去

自是劉君有暇卽來，來卽抱負紹孩，余自理家事，不與之語，劉君必抱之緩步庭前，紹孩爲劉君慣抱已熟，輒之來，恆伸雙手以求抱。

余以劉君愛紹故，而余又爲家事校課所累，且貧無一人可以代勞，得其抱之，致得分身處理一切，心固感且謝也。頻來旣慣，余安能作偷生鬼子，羞縮畏人耶？劉君肄業法學，兼任少年貴州報副刊編輯，每日時評，伊或寫於余之書室，或由余代庖，余見其堅苦卓絕而勇於爲社會服務，輒樂爲之。

健華就渝某部祕書職，臨行，贈詩一首，勉其努力，渠銜感之情，不言可知，謂「決不敢自墮，以負吾姊」。

健筆到渝後，函候余夫婦起居者，至密且殷，余未嘗作答，又每屆佳節，卽倩其好友傅少文，彭幼珍諸君送來一二百元，名爲紹接節費，彭傅兩君，因劉君之介，亦恆來家者也。余堅守「素貧賤，行乎貧賤」之名言，「我有恩於人者，不可不
忘之，人有恩於我者，不可不報之」。是以非我自己血汗努力應得之代價，決不承受，况儻來物耶？

十七年元月買舟東下，「即從巴峽穿巫峽」——經漢口，抵南京，踞居山園，一日得乘長風破萬里浪，驚忘我爲女兒身也，滿腔窮怨盡被浪花淘盡矣！

——大江東去——

抵京之時，下榻中華旅社，劉君與余族兄曼韶同事於總司令部秘書處，先剋得余東卜訊，計期到站相接，以彌船中途誤期，致生差池，拜見三兄後，隨晤劉君於何部長官邸，謝其函電垂詢及厚壁踵趙之雅意！

翌晨，因送小孩入幼稚園，失足墜樓，勢頗危殆，昏迷不省人事，待醒來時，始知臥醫院中，院中醫藥，看護，飲食均佳，所住者爲特等，又非尋常者可比，願余旅囊羞澀，縱院中人博施其慈善救濟之心，余何憾而享此。况余早悉醫界中人，

重顧金錢，否則殘肢廢體，窮而無告者，又豈少哉！出院後，始知劉君暗向院中接洽，囑其辦理，醫藥之資，自應負責。院中諸人，多知劉君何部長之秘書，又安得不爲余盡心醫治耶？劉君必每日三次視余，或講古今名人故事，或吹洞簫，以解余愁。余雖女子，溫愛備，丈夫絕不受人憐之句。固以巾幗而鬚眉自負者。雖然，劉君或醫師教之恩，以至友之誼，藉以酬報其在鎮時勗其努力之意。亦未可知？世人固多帶獠面目者，然亦不乏對不相識之人於其顛連之際，表示極度同情，則劉君之對余，勢存必至，理有固然也。

是年秋，余肄業中華藝術大學，某日，渠因公赴滬過寓，於懷中出示一裹，鉅盈寸，長尺許，余初不知其爲何物？渠卸其外裹之中，更卸出內裹之白紙，乃箋一握，余不知爲異，渠復展以視余，見箋上所書爲慈禱太后之詞。另一面則畫松竹梅，款識則「化瘤世妹雜玩諸字，蓋余小學時爲夏坤容世妹所作也。當夏世妹囑余書畫時，請用「化瘤」兩字題款，余問何故？曰：「阿父爲我所命別號」。余了不之異，遂如命以應，今何故而入君手？祈明以教我。劉曰：「爲時既早，言之太長，

余家貧窶，吾父出身寒微，此吾姊之所知也。在筑與姊往還以來，迄今數載，余之有今日者，實吾姊勗努力之賜也。吾嘗社會封建，而吾姊不以吾出身微賤，視遺手足。回憶在遠求學時，彼此異校，素昧謀面，羣每次赴女校門外牆上視榜，無論有考、期考、年考，吾姊成績，均屬冠軍。至爲敬佩！吾姊入校或回府，羣必暗隨其後，姊從未回頭一視，此固知吾姊不知余之尾隨。後乃執贄請於尊大人，欲稱弟子，深恐尊大人以高門名宦，不屑列諸門牆是慮，幸蒙俯納，於是得立程門，時呈課矣，竊以爲從此可親雅範，詎知吾姊自校回府，靜處閨中。

自吾姊隨文特兄寓筑垣，結褵經年，且已有子，羣之殷勤續交於文兄者，實爲接近吾姊也。姊素素閨範，難於晤言。造訪既頻，乃訂友誼，我既事之如姊，實不敢稍頻輕薄之言。然而心中結想，牢不可拔。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今吾姊既離山國，遠來申江，歡慰之情，如獲望歲，歷年心緒，敢不披陳，擬從此進一步以求姊愛，我亦進一步而愛姊，姊其鑒許否耶？余毅然鄭重而應之曰：師門兄

妹，夫復何言？他非吾所知，亦吾決不願道也。

余雖未接受羣愛，但仍勉其努力於學。羣隨赴廬山養病，時以函電問余起居，繼得其病重之電，請余趨視。及到病榻時，見余驚喜萬狀，肥碩面龐已消瘦不少矣。仍向余求愛，慰藉之外，請其棄政治生學，同赴國外留學，羣不語，立出枕底「靈鑑灰」以自殺，余當將該藥奪取，復婉慰護侍，兩月有餘，彼之病至此亦漸瘳，羣會對何夫人云：「這與我諍屬中表，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此語非事實，當時余固不知彼有此謫言。何夫人固深信而勸余曰：「密斯廬，世間薄情男子固多，然愛汝如羣之熱愛十餘年，洵屬罕見，我甚願汝接受羣愛而愛羣也。」余聞而感之，不知何從？遂接受羣愛，旋奉阿父母諭謂：「趙家無再嫁之婦，盧家無再嫁之女，汝若愛羣，謂從此脫離父子母子之關係。」余讀信之餘，極用志悉，雖明阿父母固執於舊道窳及門閥，百轉柔腸，頗難言喻。然余此時，固堅信羣之愛我至真且猛，不惜世人目我爲叛逆女性也。

廿五年四月八日羣與余結婚於南京官邸，儀式隆重，貴賓盈門，時余任職政訓

處長。住和平門十六號公館，出入汽車，儼然爲一貴夫人矣。琴雖煊赫一時，固亦有人對之不滿，且知彼出身與臺者，余於宴會之中，不乏鄉人故意道「踪左踪右」之語，雖取鼓瑟而歌之意，同時，亦諷余之下嫁也，——川黔與夫左右轉時所呼之口號——余頗明「愛卽犧牲」之義，若無其事然。

羣吳與其故妻張淑琴離婚耶？非也，表面離婚，實則金錢之接濟，書信之往還如故。奈余初以彼等既親寫離婚字，且已登報離婚，焉有反復之理，詎知彼固預爲布置，由其屬下X X X等轉交，余絕不知其個中秘密，然事有出於意外者，一日，某處勤務兵送一函至，余視封面，知係張淑琴信，啓示，始知彼輩離婚云者，直誑余耳，余當時真啼笑皆非，痛不欲生矣！彼十餘年之欺騙，任余如何慎密細察，皆已失敗。嗟呼！世間男子假愛之名而欺騙女子者，不知幾許？而女子之受其欺騙者，又不知幾許？我雖有今是昨非之感，而終沉迷不悟者，又不知幾許？滿腔血淚，豈獨爲我個炎濕耶！

余竟於抗戰緊張之際，毅然與之離婚，仍東西飄零，以寫作教書之收入以維持

老母敬冰之養及諸孤教育之資，時民國廿七年五月廿八日，於漢口河街四號第六部辦公廳中，時彼爲軍事委員會第六部副部長。

羣貴顯當時，舉國共知，不知者必以余與之離婚，定獲大量之生活費，否則，亦有私積。豈知余與羣婚後，從未聞其錢之出入，更無從代司之局鑰，爲其年守財奴，余如娜拉之隻身出走者，實爲自己之人格而抗爭，更爲二萬萬女子之人格而抗爭。

余明知出走後，個人生活，頗成問題，謠言老母諸孤那？雖今號稱文明進步，大部分婦女生活，仍未獨立，余雖不敏，願按自己之腦汁，流自己之心血，犧牲小我而完厥夫我也。倘存過去婦女寄生觀念，與離羣婚，亦奚以爲？

昆明斷指

到昆明之翌日，李一平君爲余言，安甯之溫泉，明楊升庵題爲「天下第一家」，彼處風景，亦頗清幽，且有小學一所，現校長馬曜，洱源人，已辭校務，決請先生繼任校長，希勿固辭，雖待遇甚薄，精神得以寄託，並可養息於山林間，勝悶居城市之爲愈也。余感李君之雅意，遂與之驅車往，李君介紹馬君相晤。

李君曾爲余言，馬君在滇時，渠父每曾爲訂婚，後馬君逃婚至上海，肄業光華大學經濟系，在軍政界供職有年，長於舊文學，詩學李賀，書法張黑女誌，爲滇中後起之秀。性情亦端正溫存。現年廿八歲，彼傲岸自高，蔑視一切，願得一箇中文字知已，結爲伴侶。渠父母深知彼意，亦不之強，李君爲余道其事，乃入情之常，不尸爲怪，余唯有漫應之。

范石生君，滇之夙將，在京滬與羣有舊，近年，解甲還鄉，甚望余與劉君復合，時約余遨遊名勝，亦恆以馬君之富詩才爲言，余仍淡焉聽之而已！

馬君移交文件已畢，余於廿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到校接收，馬君以私事未竣，在樓勾留一週，未幾，馬君贈詩求愛云：

「愛慕從爲意氣爭，卅年往事刻冥行。隆施已是緣初誤，小隱應管個味清。待着意時成渺幻，情無人處解深情。秋江暮雨愁何似，首把新詩訂夙盟。」

曉烟殘月蝕夢思，少年初度爲君癡。秋君麗句重新認，秦樹江雲任所之。」

余以飽受創傷，安能言愛？且彼少余六齡，於是婉謝，乃彼聞之，精神沮喪，彼頸部癬疥未愈，頓服其搽癬藥水，仰臥於床，口沫橫溢，俟其稍愈云：由余一語絕其愛之故。」

嗣改任武定中學教師，相去兩百里，彼初商於梅校長聘余任就，余素抱忠於所事，復函謝却。

余母返籍而病，乃辭校事，赴鎰奉侍，既古勿藥，仍返昆湖，居武成路，樓屋兩間，余與兒輩各居一室，馬君時往閒談，余洗濯正急，未與之語，振衣欲辭，忽見案上赤血泛溢，七旨橫陳，余見其態度失常，至爲驚異，仰視其面，蒼然而白，

左補髓手，血流如注，隨衣溼滲滴於地板上，余更駭然，問彼何爲，彼默然不知所措，請以手系我，則左小指已被截斷，僅薄皮相屬，余促之速醫，渠緩步下樓，且行且語：「君知我爲愛而流血卽幸矣！又何必醫爲？」余聞而自息，余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似非善處之道，乃追呼渠返，彼已倚欄昏去，扶之上樓，急服以白藥，立敷治患處，以紗布裹之，仍請其往市立醫院診治。

渠謂余曰：「姊送我卽去，否則……」余曰：「路人有意，尙思救之，何憚不送汝往。」二日出院，月餘而愈，狀如虬枝也。

馬君回歸熱復發矣，勸赴惠瀛醫院，吝血不止。回歸熱者，肺病之象徵，馬君堅謂回歸熱非肺病，蓋有忌也。每日必至院中視之，屬照X光爲請，雖不之許，但自知其病之深，婉向余曰：「每日承臨，銘感肺膚；倘真肺病，她將何處？」余知其意，因謂之曰：「若屬一期，則病勢愈，後珍重可也，倘至二期，病勢較重。我爲觀子服藥截指之誠，嘗接受子之愛以愛子。」

馬君聞之大喜，卽用X光檢視，其肺之左葉有二洞，右肺新愈也。渠有詩紀其

事云

「冰姿玉骨自峻峭，如許溫憐及病身。未報恩施沈宿疾，難分兒累婉孤貧。寫行高節攢金石，蓬戶柴車戀樸真。萬恨千愁侵病肺，可能留命繫沉淪！」

肝胆由來殊楚越，惟君獨照茂陵人。不循流俗甯狂瀟，故向紅塵覓隱淪。忍負思情吞血淚，每從規愛拾嬌嗔。誰言人海無知己，千劫而今見性真！

劇憐身世與噫悲，映淚無言鬢垂垂。不爲謠言摧素志，莫教塵累誤芳時。由來苦節能期死，自古奇緣總是癡。地角天邊仍護惜，羣契誰跋欲何爲？

夢醒芳魂斷子規，頻年憔悴却爲誰？高行逸宕於孤往，弱質伶仃感護持。漠漠寒煙侵宿憶，暗暗微雨織相思。淒迷塵世炫青眼，俠女由來骨相奇！」

出院後，勸返鎮南帥館結束校課，書信頻通，愛苗日長，迨暑假既放，彼即重來昆明。

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假金碧路錫安聖堂正式舉行婚禮，外國牧師二人證婚，彼方主婚人爲馬子華君，余之主婚人爲李齊侯君，參加婚禮者，大都文人雅士，女輩

家韓斌及劉夫人等均到場助我，來賓共六十席，席設西南大旅社，新房附其中，婚禮之隆重，來賓之興隆，較與劉在京時舉行婚禮，實遠過之。

醮結婚費八百元，由其父匯給，而我所用一千五百五十元，乃稿費收入也。婚後，與曜同赴鎮南師範任教，蓋彼囊溼如故也。其情熾熱，有贈余之百七律為證，茲錄四首於下：

一紅銷翠減別來身，幾見香魂入夢頻。不為哀矜生壯悔（指斷左小指事），偏從疑妬透情真。自憐芳意催完璧，却愛冰心未逐貧。燈薄房寒宵脈脈，枕邊潛飲古悲辛。

修然照眼驚鴻立，疑走宗陽嚇海明。偃地腰肢胡綉影，耀人光彩射兀梅。香凝半牕橫波灑，笑鬢輕揚暗齒爭。慚愧庸才消艷質，那堪恩義更峰嶸。

夜月相對短檠親，掩抑低垂翠黛纒。所欲故含真懊我，暫擒却與最泥人。星眸蘊熱珠花漾，檀口噙香膩澤勻。珍重文君繡絳意，信情慙與動微瞋！

采嶽深鎖露初濃，夢到坐山第幾峯。玉枕斜倚偏墜馬，綺窗藤蔓掣游龍。翠眉

倒豈星眸熱，花骨柔銷繡幕重。無限低徊繡緒意，天涯况得永相從！

旋奉師臨，命調昆明進晉修址，余亦隨來，賃大右殿卷，使曜住返上驛也。未幾，咯血又發，爲博特文憑計，陰爲之治，余因感生活維艱，去宜良寫作，節衣縮食，助曜入院治病，且常介紹携鷄蛋任視，曜病愈出院，回余永別，噫！奇矣！余自省未負於彼，不料結局如斯！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未婚前，余曾詢其是否入共黨？曜以其父母爲誓，余當信其真未入黨也。然而今如此，豈非一爲目的不擇手段耶？故余覆函允其永別，此二十九年十月事也。

—— 昆明斷指 ——

廣告之廣告

天下事固愈奇愈奇，而余之職業，亦愈演愈幻，愈幻愈奇矣！

每日必讀報，尤注意廣告欄之有無新消息？有某書局求廣告員啓事，欣然即往，購書者，印刷者，固大有人在，急向書局說明來歷，且請與負責人接談，渠謂本局兼營印刷業，並代人登載極新穎美麗之廣告，良以商業問題，不必究其內容，只須廣告形式藝術，迎合社會一部分人心理，使彼見廣告，即以爲商賈精良。故僑商業者，咸認廣告爲正當生意經；因此，對廣告之研究，幾成專門學問，爲廣告員者，須隨時向各商店兜攬廣告，廣告費之收入，提百分之十，以資酬勞。余自問不能辦此種勾當，唯唯辭出，凡事不求實際改良，而徒爲廣告上虛飾之鋪張，又何殊高談愛國主義者；不作實際行動，徒爲口如懸河之宣傳，究有何益？然而，世人特喜爲之，奈之何哉？辦理廣告之廣告，已屬滑稽，又徵求廣告員兜攬廣告，是兩種廣告外，又一廣告矣，然而我之職業無着，更何從而廣告之哉？

一日，見報載某公司招請推銷員，公司之名，既不宣布，推銷業務亦不說明，此固司空見慣，無足奇異，至則洋樓巍然，門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摩登貴婦少女，大都喜吸香烟。而余惡之如毒蛇猛獸，友人之來余室，除報紙雜誌其他名貴書籍外，則以澄清之開水估談而已。若屢見熟稔，雖在余室自吸其烟，余必婉勸，繞逆耳不悅，亦不顧也。余安能爲公司推銷此違反良心之貨品。第既已至門，個中情形，惟欲試探，遂入室與司事者晤談。此人髮光可鑑，而圓圓而腹便便，鼻架眼鏡，身着灰色西服，白襯衫，黑領帶，乍睹此人，頗喜帝國主義色，僭稱傲之禮，又極官僚化者也。詢其推銷辦法，據云：推銷數量之多寡，純視勸人吸烟之手段以爲判，本公司之烟，都係批發；推銷員應向各機關各法團各學校宣傳，視售出多寡，仍以千分之十爲酬。夫勸人吸烟，何殊勸人戕賊身體，勸人作惡，勸人犯法，世必斥責此人非瘋狂，卽不道德，然勸人吸烟，舉世無營責之者，天下事，固多同於此而階於彼，吁！可慨也！

嗟呼！以余所遭，固多無獨有偶者，吾國素號禮義之邦，而禮義之士，多行不

禮不執，余聽諸於心而不釋！

某日，有某名律師徵求交際員，余往接談之餘，始知某大律師需交際員多人，聽人訴訟，余殊鄙棄此等行爲。倘陵人等訟，則世所謂訟棍者，與律師相去幾何？不過正式註冊與否之分？乃今公然徵求交際員聽人訴訟，是真當道豺狼，白晝橫行也。余由職業之尋求，始悉社會之怪現象，搔首問天？耐人不解！

一 廣告之廣

某報又有招考錄事數名消息。余按址前往，當事者言語囁嚅，似有難言之隱。余不解其故，問報名期過也未？答未。截止否？亦曰：「未」。若然，接余報名矣。伊聞而默然，良久，始請余不必報名。余詢其故？曰：「縱報名亦不取。」余曰：「豈以余書法惡劣，不進入選乎？」曰：「非也。今明以相告：所及職員，早經內定。報名投考，不過官樣文章。」余且行且思，登報招考者，對上級機關，表現某辦事認真；內定不考者，完成各方之私情；此種辦法，公意兼顧。我國政治不良，專在私爭私之表現，私之推進，私之成績，若干人享受私之幸福，若干人受私之影響，要以行政爲私之潤數。我勸其不必登報以省廣告費，真體氣極矣！我國政

治大弊，厥爲貪污，廣告費原可實報實銷。求不至礙，已爲難能可貴。若云爲國家節省，只有求之晉代陶侃之愛竹頭木屑，非所以語於今之公務員矣！噫！

創作生活

創作，豈易事哉！必窮古今，讀起耳外，博之以書卷，重之以經歷，古人於此，至為矜慎，故有藏諸名山之語，蓋不欲輕以問世。今之作家，朝甫握筆，暮即出版，覆譏之譏，非所顧及，余髮覆額時，承先君及阿母之教，誦習十三經，旁及詩詞古文，余因責實愚鈍，自今不能記備一二，兼不諳泰西語文，詎敢望藝乎作家之林。第讀詩者曰：「詩三百篇，大抵勞人思婦之作也」。韓昌黎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余之半生，遭逢不偶，緣自悲者輕，而用情於婦女之被欺騙者重，乃寫抗爭，發表於上海晚報，此民國二十年十月事也，余畫期工作於上海市教育廳第四科，夜則服務於上海晚報副刊，文責自負，得以按自發表，初為青島平民日報轉載，繼則杭州之江日報亦轉載，天津大公報文副亦撰文批評，更引起滬杭各報之討論，荷荷同聲，讀之壯感。

對余同情者多，訪余住址者亦復不少，然而某縣長因濫開罪於劉君健羣，特金

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而己哉！除之飄零於杭，是我寫作生活者，固希冀得江山之助，實則一半留連爲此湖也。

自到杭後，寓仁和路平安場六號一所，除臥室之外，別有書室，客室……上陳詩詞印泥之屬，壁間懸黔中經學大師鄭經巢莫邵亭兩太烟丈之遺墨，阿母爲鄭太烟丈之外孫。而余之大姑母又爲鄭公之孫媳，三姑母則爲莫太烟丈之孫媳，故家中藏兩公之遺墨頗多，瓶盎薛花，高下錯置，清香習習。噴溢蕭齋，著作之暇，或獨行臺白雨堤，或蕩舟裏外西湖，值明月之夜，或高歌一曲，或就燈誦讀，或取口琴奏「勇往直前」，或借洞簫譜「琴婦自怨」，以遣心中鬱結，因余所寫者，曾於幼女時阿母訓誨也。

匆匆半生，天忒隗喪，杭州數載，寫作特多：初爲之江，國民晚報。繼繼上海時事新報，中華日報，申報。南京之民國日報及香港廣州等處撰稿。新上海月刊，小說月刊，橄欖月刊及其他雜誌，亦常發表。

抗爭，血淚，相思詞，飄零集，哭父等拙作，皆由蒼正書店先後出版。

余之創作與批評週刊——個人刊物——亦於是時試辦。

余學殖荒落，敢於文？然各地之編輯先生懇然有加，余焉得不努力學習耶？社會之罔爾，慨慨奴之侵賤，痛民衆之顛連，有感於心，形諸筆墨，聊盡我個人職守。每日純過寫作生活，除侍慈母及教諸孤外，全未參加任何黨派政治工作，非故鳴高蹈，實不感興趣，願爲一自由人也。南北諸報，又以余之生活，希望，信爲其寫作之資料，或載余之吟詠，或記余之孤傲。或譽余之淡泊，或記余之贊山水和音樂，或述余之家事及經歷，或作「書評」或作「訪問記」或作「讀後感」。或列「作家消息」中，報界同人，對余極爲關懷，余感極亦復愧極！我長子紹華肄業國立西南聯大外語系。次子繼華肄業貴州軍醫學校，三子小華肄業渝國立藝專西畫系均已四上，頗好藝術，尤重文學，時將歷年各報雜誌所載藝之種種，寫結成帙或什襲而藏焉。

余之敢於逞蘆墨牘者，乃如時鳥候蟲，自悲自吊而已，他何礙哉？他何言哉？屢蒙四海名人博士，不我遺棄，或諄諄垂教，或惠賜鴻文，或頒來詩詞，實爲榮幸。

之至，且亦慚汗。顧浪跡萍蹤，歷有年所，手卷殘書，名畫碑帖，珍如生命，此外，別無一物。萱堂已老，何以妄憂？兒輩業多，大學研讀，所持以仰事俯畜者，惟破筆敗墨耳！

抗戰以還，報紙雜誌，紛紛停刊，港滬淪陷，發表之機會更稀，處此非常時期，後方僅有少數雜誌，為維持各名家稿件平衡計，又安每日盡登余之拙作耶？嗟！余不能如某要人之妻，憑特殊勢力，往返緬滇，拚命以發國難財，而成中國唯一巨富。唯有孤影徬徨，靜坐斗室，費一滴墨，流一滴汗，以掙扎此全家於生命線上而已！今赫赫震世之徒，大都識字無多，且不解詩書為何物。竟担負救國治民之責，欲求受繫者，又莫不奔走其門，歌功頌德，始所謂「劉項功名不讀書」耶，余以創作生活者，反滋朝不保夕之慮也。第米珠薪桂，長安居大不易，環境皆然矣，奈何！奈何！余喜讀之詩，為李太白，溫飛卿，袁子才，黃仲則諸家集，文則愛山水遊記。翻譯即託爾斯泰，克魯泡特金，巴枯賓以及陀妥夫，斯基等之名作。且更喜讀法女作家喬治桑特作品，雖不言望其才華，余身世之悲哀，正與彼同也！

我之唯心戀愛觀

余十歲時，朝夕依依於兩親膝下，見阿父母舉杯相酬，攤書對語，或者文共賞，或險韻爭聯，以視市井夫婦，口不道詩書之言，行則有詬誶之舉，其雅俗之分，雲泥是判矣！稍長，讀書漸多，夫婦姻緣，頗知啓悟，苦夫李清照與趙明誠之蒐書填詞，管仲姬與趙松雪之染翰揮毫，未嘗不羨其「才子佳人儔有之」也！至若所適非人，所知詠吟，反受摧殘，又未嘗不深致同情，代爲悲屈，而當恨於愴父。阿父母既以余與中表兄文特指腹爲婚矣，彼時雖不知一切，然清照仲孺，千古無雙，我何人斯？敢希萬一！倘表兄不同世間愴父則幸矣！非然者，一生幸禮，寧有希耶？居憶志志，無可告語。迨與表兄結婚後，與其親之如夫，母事長之如盜；與其目之爲人，勿寧置之於無恥敗類，蓋彼於妻寒兒饑，可以不顧，衣飾奩匣不可不偷，爲丈夫者，而自竊其室家，縱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何可勝防？三子將身婉，彼且秘密先期以售富人，如爲男也，取水一石二斗，陶澗甕不爲五斗米折腰，彼竟爲

一石二斗米而賣子，此真古今之奇聞，天下荒唐，孰逾於是？豈不心傷；

苦口忠言，彼昏不悟，我負彼耶？彼負我耶？雖然，表兄墓木拱矣；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不爲之諱，而反證之，似近不情；我若不言，人必不諒我，而惟我是責，脾膈間物，人又安能知之？余自表兄死後，雖不能作太上忘情，然前車之鑒，隱痛於心，第不能不有所主張，理想之藝術天才，且以文學爲終身事業者，爲選擇之對象，功名富貴，非所計也！余蓋欲實現唯心戀愛觀者也！余因酷嗜藝術，且引以爲終身事業，如云天才，則余豈敢？以此而祈求對象，原非所望過奢。茫茫人海，具藝術天才者，究有幾人？縱有其人？又豈虛位以待耶？明知按圖索驥，難於登天，崇拜理想，焉能遽行放棄？現代女子，大多羨慕物質虛榮，而自鳴得意，且甘爲人妾耶？及與劉健琴結婚，不知我者，遂謂我所主張，得毋刺謬？實非也，我豈不知劉君非技術天才，不特伊非此中人，卽地位出其上者，亦非此中人；余以彼十餘年之盟愛，卽墮其陷阱，而自殉愛情，犧牲一切。一旦發現其作僞，毅然與之離婚，苟心羨物質虛榮，雌伏其下，余恐世間女子，慕余幸福者，不知幾何？彼宣

梅中人，奔走其上，官夫人以求黃飛騰者，又不知幾何？若是，人又安能必我責也！然余之個性，與人殊科，非隨俗浮沉者，可自決也！

余與馬曜君結婚，未嘗不出之謹慎，彼雖舞馬術天才，但能了解吟詠，詩能自樹一幟，固非醉心利祿者可比，況彼斷指以求愛耶？——左小指——然中道化離，又豈余所能料及？嗟夫！宇宙茫茫，知音不易，古今之懷才不遇，孤芳自賞，行吟澤畔者，豈獨余哉？豈獨余一飄零女子耶？噫！慘矣！

訪梅

人有品，花亦有品，故人之品人品花也，恆以人品花，花品人。人如花耶？花如人耶？而人之愛花也，亦自視其品而愛其類，讀周濂溪愛蓮說，可以知矣。苟非然者，唯花是愛，盆盎滿院，亂草盈庭，非俗物即僧父耳。至於附庸風雅之輩，烏足以語此？

余賦性孤淡，於物之色，絕愛白綠，白乃取其潔，綠取其愛。花愛白蓮白梅。白蓮者亭亭出水，與日爭研。白梅，冰肌玉骨，與雪爭豔。花與色之配合，蓋與人之性情正拂對也。

每當北風其涼，水國生寒之候，縱屬詩人亦圍爐取暖矣！曠登樓女昔責之狐，加於素頸矣！余獨携稿紙，冒朔風，步山椒，橫曠野，探梅訪梅，以作消寒之計。孤山，爲宋林處士和靖隱居之所，處士以梅爲妻，以鶴爲子，故孤山之梅，因人而傳，山又因梅而著者也。後人疑蕪無妻子者，非也。白香山蘇普微詩云：「少

府無妻空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以。然則白香山果無妻乎？「樊素小蠻腰」，究有誰耶？此乃一時之雅興，讀詩讀書者，毋以文善辭，辭善意可也？

雨雪其霧之際，余最喜獨行孤山，處處清冷，景物蕭疏，雲林一片，香翰鼻觀，且吟且思，踽踽花前，萬念俱去，因低吟：「雲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松下美人來」之詩，幾忘我在塵世間矣！然則孤山者，不徒山孤，而梅亦孤也。余倘他日有力

，當為處世補棺高株，供千秋後世之同樂，山前為精舍，現改茶樓，後為處士墓，禍題宋處士墓，輾轉厚大之墓，千金之碑，高百尺者，自不存也。中名放鶴亭，畫其昌所題之聯，尚懸其間，管理其事者，堅囑余撰一聯，寫作前拙，慚極！魏極！

龍嶺入傳，處士與孤山並壽。

才慚我拙，語梅隱賦難工。

靈峯距杭宅尺里，加以極著，隨山上下，吐蕊參差，徜徉其間，滿身香霧，同首凡豔，不傷骨壞，小亭獨坐，幽韻，梅花環繞，清風縹緲，吹送寒香，沁我心脾，淺綠淡紅，辨辨楚楚，儼若五雲，到處香梅靈峯。梅可二百本，專供清賞，非如他處

之梅，因之以舊市者，縱綠葉成蔭，枝頭無子，白梅則潔身自好，孤處食貧也。余至梅叢中，夜寫作不忍去，遂增余閱讀之雅興，相思飄零諸作，大都草於此間。僕人屢勸余聯，無已，祇得於百忙中撰一聯與之，以誌鴻爪：

瘦比白梅，十載飄零君可訴。

虛如綠竹，半生孤苦願同參。

超山之梅，聞多而古，遊興正酣，於時早春新晴，携筆墨稿紙而往，初坐黃包車，繼買扁舟，登岸步行，始適。高低凹凸，遍野滿山，豆數十里，上下左右，無非梅者，未到時，即於十里外，遙見萬株攢聚，儼如山嶺霧集，巖壑吐絮，蓋為益氣所動，故春至而花始繁也。余心極喜慰，以梅花世界呼之，寺中之僧，言談清雅，余即下榻精舍，寺前，有唐宋梅各一株，雕欄環護，撰述其下，頗有養生修得到之感！真清福不淺也！寺僧堅請余題詩，題諸楹間，余漫應之云：

愛國心傷正若焚，超山猶幸吐清芬，寒梅見我應相笑，我比梅花瘦幾分！

行吟湖畔漫興，回首黔山望眼餘，天似有心懸流落，蒼林第幾種嘉葩！

無錫之梅園，向着私邸，今已改為營業之所，余乘輿前往。園可百畝，花積如雪，令人徘徊不忍去，香撲鼻。太湖烟雲，浩渺無際，胸臆固然。余賦一聯紀其事，下幾徘徊，把筆沉吟，梅恐落花笑我？

亭前常蹣跚，携書坐讀，只餘流水知音。

余愛梅如命，梅花有知，其引我為知己否？湖濱有太湖公園，泛舟遊憩其間，綠草紅花，別饒幽趣，頓生悠然塵世之想。

蘇州張園，亦以梅著，及花而往，詎知寥落蕭疏，無可觀者，遂即歸，人固有純盜虛聲，徒有其表者，又不獨我之梅為然也！

鄧尉梅，余曾讀袁才子詩文，觀其鄧尉探梅語作，輒深神馳，乘興往遊，雅欲一失之東隅，以之桑榆。及到山中，樹樹梅花，散處佞倚於巖畔石邊，屋角林際，非如超山之梅，橫聚一處，惟有稱「香雪海」者，較為密茂。「香雪」二字，固可形容，然而「海」，則未也，以之移贈超山固宜。山中梅之一二古者，相傳為唐宋時物，遊人爭攝影於其下。

羅浮地，在廣東——仙跡與其梅花，傳遍古今。昔人詠其事詩云：「花光馳動美人來」之句，余頗羨其勝，履輿而往，不百里，即達山中，所謂羅浮仙跡者，究不知何在？得勿神仙歸去，不留迹象人間耶？又所謂梅花館者，彼尋荒荆蕘草中，僅得其遺址，梅花更無一朵，令我不能爲梅花哭，且招其魂一返羅浮也。虛名之誤我如是，然而，爲虛名所誤者，又豈止余一人哉！

余於江南及廣東探梅既畢，倘他日飄雲壑築成，一定種梅花千萬樹，一時閭閻窟謁之區，未識梅花生與長存否？傲骨芳魂，或當憔悴，烽烟定後，問梅消息，想不勝「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之感矣！余因愛梅故，常饒千里命駕之思，擔簕詣梅，有得而可紀者，必紀之以供同好！

種浮梅花千萬樹，不知何處覓仙踪！

遊跡

余幼時，慕司馬子長之好遊名山大川，故其文多奇氣，遊歷國內外之志，已於幼年時代啓之也。曾受高等教育之婦女，大都遊於舊劇樽酒之間，沉酣自樂。亦有春秋佳日以遊名勝者，恆携賭具而往。昔人以福至遊山爲俗，携賭具以遊，得勿更俗乎？賭興既濃，安能領略山林之樂乎？北隴南山，或將騰笑！昔日要人之自命風雅俗，尙藉避暑或遊山而賭，又奚足責諸夫人貴婦？然而時之治亂，國之文野，人之雅俗，可以覘矣！

余孩提時，父母由蓉携之至渝，再入黔以居於播，歷程千數百里，是爲余遊歷之開始。余時愚昧無知，尙不解遊歷之興趣，余之遊歷，要以十七年元月，由黔赴渝乘輪東下始。

交通便捷，較少跋涉之苦，余遊踪所及，蜀、湘、鄂、贛、皖、吳、越、齊、魯、幽、燕、桂、粵、滇、黔……整個中國，僅及大半。以吾乎地，不遑略及其名

勝之區，足跡未到之處尚多。滄水雲濤，疎築參差，昔人有將玉嶺腰蹟，繪諸壁間，以作歌遊看。余今師其事，以絕於緘牒，聊以余之好友及諸子賦遊。

余今這憶遊蹤，若南京上海杭州徘徊時多，早有述及。探梅所至，已見前章。

惟其其他遊覽之地，且為筆墨之便，不為歲月，循路鋪述而已。

滁州，為宋歐陽永叔官遊地，以醉翁亭著於銅山，卷悉彭城，舊為徐州府治，

雲龍山人之放鶴亭，以東坡記而名垂古今，均未得下車一覽其勝，匆匆經過，深為

惘然。

滋陽下車，赴曲阜，城內西門為杏之關，畢知孔子誕地，城北里許，為孔子墓，

世稱孔林。古木參天，素簷樞探，瞻仰之下，令人肅然，孔子言為世法，精神偉

大，今古無匹。

濟南，市內有大明湖，屬下泉，鈞突泉諸勝，一駐遊，德劄金門題大明湖醉翁

樓聯云：「西蘆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孫星衍聯云：「地占白芍，是

水，樓無一面不當山！」石琢堂題趵突泉聯云：「畫閣鏡中看，幻作神仙福地。飛

遊 一 跡 一

泉雲外職，寫成出水清音。歷下亭聯云：「歷下亭亭古，濟南名世多。」其者姓名，余忘之矣！

青島，昔稱於德，第一次歐戰，爲德寇強據，經華府會議，始行收回，街隨整潔，鋪以柏油，較滬上大馬路更廣而闊，四時之花，極盛開放於街心及左右兩旁，紅樓巨廈間，往來其中，儼入花園，幾虛其在塵市中也。第一公園爲日人所經營，櫻花合抱，璀璨如錦，恍如置身於蓬萊三島間。海濱一帶，悉爲公園，任人遊覽，有浴場三：沙浴，日光浴，海水浴，均適人意。浴場上徧設更衣室，跳舞廳，露天音樂，咖啡室，高爾夫球，而場上之浴者，談者，歌者，舞者，十之八九爲歐美人士，幾爲歐美世界，非屬神州之地。

礮台，隱於森林內，在外不能窺其一斑，坐礮台前，朝夕可觀日之出沒。以視日觀峯，又另一境界。全市烟窗林立，形狀各異，誠藝術也。氣候以愛海洋之潤濟，暑天高八十餘度，冬季低不過五十餘度，盛暑小住，最爲舒適，以余視之，杭州夏季溫度之高，至百二十度，深衣纏不濕涼，且未若青島之雄姿英發者也，以從來

西湖比西子之詩視之，亦不過柔媚而已！故余心中常以此爲中國第一都市，青島之有此美景，實德人之成績。國人之空談建設者，視之如何？

勞山，高峙海表，亦東海之勝地。遊勞山者，每有戒途之虞，而余不之顧，乘興以往。山中亂石嵯峨，遊人恆以此相誇，以川滇給人視之，殆不值一顧也。物以罕爲貴，信然。觀中調鼠姑正花，黃冠款以蕨苔，味極鮮美，余居江南久，向未獲此而食，一旦得之，翻令人增喜鱸之思，余遊勞山之動機，乃由昔年閱聊齋誌異勞道士篇之影響，茲遊可無安公子之危險耳！

一 遊 跡

黃鶴樓，余初到漢上，涉江過武昌，竟廬謁：「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者，方信古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言，不吾欺也。樓下星士，列攤如市，得勿預知此輩圖集，故舉黃鶴樓先去，以示仙凡之殊耶？步至抱冰堂，紀念張香濤先生者，先生於清光緒季年，總督兩湖，以建築兵工廠，鐵路，紗廠自任，國計民生，關係至鉅。今之侈談建設者，視先生爲何如耶？

南京，六朝佳麗地也，余寓京時，曾到雨花台搭所產雨花石，圓潤如珠，以瓷

盆花小草；泛舟玄武湖，今改五洲公園，蕩漾綠波紅渠間，縷縷清香，襲人衣袂，東坡洞仙歌：「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之句，真可爲此間寫照；登勝樓樓，爲明太祖與中山王賭棋之所。

莫愁湖，又以吾家女郎著也。英雄兒女各有千秋，俯仰之間，並爲佳話，湖荒樓圯，脫莫愁有知，我將「舉林消愁愁更愁」也。樓中名聯極夥，所記者，黃翼升之「紅藕花開，打漿人猶誇粉黛。朱門草沒，登樓我自吊英雄」一聯而已。

燕子磯，陟磯高巖，突臨江干，碧湧白翻，一瀉入海，令人胸襟灑落。

燕遊小學，一洗商業化教育之陋習，主持教育者，煞費一番苦心，可佩！可佩！

永濟寺，在磯內，寺僧某某題楹聯極佳：「汀水滔滔，洗盡千秋人物，看開擊野鶴，萬念俱歸，幾什塵音散淡冠，吳中花事。」天風浩浩，吹開大地塵氛，倚片石猿欄，一闌獨憑，何須故飲秋霖，隣舍園蔬。如此比丘，豈俗物耶？
玄覺明孝陵墓，兩行翁仲，相對無言，梅花櫻花，間葦掩映徘徊其下，不禁發思古

之稱。

紫金山，謁孫權理中山陵，規模宏大，令人肅然起敬。

揚州，余少讀「二十四橋明月夜」及王漁「綠楊城郭是揚州」之詩，寫得何等美，詎到揚後，知詩人寫景賦物，只求其美而已。揚人甚稱瘦西湖，余以其名甚冷僻，蓋運河之極小部分，植以綠柳，扁舟如織，以此與杭州西湖相較，正東施捧心而效顰也。

留園，以位蘇州城內，雖規模宏大，自乏天然佳趣。

滄浪亭，以宋蘇子美著名於此。蘊開「短艇得魚撐月去。小軒臨水爲花開」之聯，其味彌永，蘇州之出名，殆以此歟。

天平山，爲蘇勝地之一，亦殊平亞，惟貧婦爲遊人肩輿以登，與他處特異也。

青陽港，余由滬到京時，曾涉足其間，水木明朗，屋舍隱見，極富詩意，亦靈巖之勝地也。

海寧，距杭州八十餘里，陰曆中秋，先期赴海寧候潮者，旅舍爲滿，於時萬頭

撥動，殊不足以喻其人多也。潮初起時，水天相連之際，波浪起伏，既而白練二桁，橫絕海門，瞬息滔滔汨汨，萬馬奔騰，自遠而至，觀者咸為之肅，心為之慄，弄潮諸兒，競馳扁舟，迎濤而往，隨波出沒，頗為奇觀。

桐廬之富春江嚴子陵釣臺，亦浙中之古蹟也。買舟而往，臺荒祠冷，令人淒絕，以嚴先生薄帝師不為之高致，固不必祠宇壯麗，位置於繁華間也。

普陀，在定海縣舟山羣島中，俗稱南海，為佛教勝地，全島，買素食，皆廟宇，香火甚盛，梵宇林立，真為全國冠，亦另一境界。繚繞之香烟，與浮空之白雲，

幾沅避一氣，而鐘聲，磬聲，梵唄聲，與風聲，濤聲，言語嘈雜聲，轟然一片，聲聲自在，色色都空。夙佛家之妙諦，至此無聲不有，無聲不具，可以猛省矣！

香港，曾割於英，乃大商埠。於夜深人靜時，在九龍隔海遙望，白光點點，幾疑為滿天星斗矣。

澳門，曾割於葡，乃賭城也。不足以為堪遊覽，惟後海寂寥，碎枯落之木風，觀森森之巨浪，且於旦暮之間，看禽鳥出沒，別饒佳趣，彼市井者流，足跡絕不至此，

陣雲

遊

天目

若輩亦不足領此况味。而我輩後輩出處，亦非尋常，亦非尋常，亦非尋常，亦非尋常。

莫干山，至晚近始著，跡名既晚，已與天目相類，蓋天目與莫干山，亦非尋常。

積薪，越國干將莫耶夫婦鑄劍之所，故山中尚有劍池遺跡正焉。四山綠竹，別具作

風，尤當夏雲壑之際，頗富畫意詩情，匪特為避暑之佳地也。余居越數年，故於

劍池瀑布，曾應公安局長陸君之屬，題聯二及七律二。

十載飄零無一具

名山遊屐偏留蹤

劍氣未銷，今仍僻壤珍藏，何日騰光御牛斗。

池波可及，際此中原鼎沸，問誰繼鑄陷英雄！

淒淒十載恨如何，記得前曾此地歌。古劍池光清若鏡，四山竹色綠如波。道人

小鳥繞清潭，出谷飛泉覆巨壑。今日重來緣底事？瘡痍未復感蹉跎。

天目山，位於浙之西北境，分東西天目，蓋兩山相峙，各有一泉，如目故名。

東坡表忠觀碑：一天目之山，哲水出焉是也。滿岡紅葉，如火之熾，唐詩人之口稱

葉紅於二月花」可以詠此。因經霜而紅，不似清抑之姿，望秋先零也。

天台，屬浙之大台縣，高踞海岸，登臨絕頂，瀑布雄偉，高數十丈，真壯觀也！

雁蕩，分南北兩山，夾甌江遙峙，瀑布隔空，忽大忽小，若有若無，變化無窮，四時各異，俱極縹緲，余徘徊其下，久不欲歸也。

奉化之溪口，山明水秀，別饒嫵媚，而雪竇寺之瀑布，亦高而長，另一在境也。更有 委貝長蔣公館一所，琴室書室，堂皇富麗，門有守衛，其先時之蔣夫人居焉。所產水蜜桃，別有佳味。蔣太夫人墓在山後，確係發祥地也，因有山有水來朝之故。

黃山在安徽歙縣之北，余以久未得睹其面，於是獨行而往，世固有徒共其名者；黃山，真名實相符也。黃山之大小高低聳兀橫側，莫不殊其狀而異其趣，或蘊者奔雲，或駛若渴驥，或盤若圍，或昂若鶴，或裂瓣若蓮，或削成若筆，雖善述者，不能盡其態。山間之松，聚散高下纏繞偃仰槎枒，莫不虬其枝而蟠其幹，或環於山

麓，或夾於路側，或腰於巖之半，或攢於峯之頂，或漱壑底，或露霧中，雖善畫者，不能寫其姿。時而白雲飛來，松巖隱見，清風徐至，濤韻鏗然，山徑縈迴，隨峯轉折，松針藉路綿軟如氈道；道之險者，掛於巖畔，才堪容足，側身俯視，神骨爲悚，倘有兩巖罅裂，距不咫尺，雖躍可過，畏墜深淵，幸松枝橫出，握而跨之，卽告無虞，故號爲「接引公」，世之不落井投石者寡矣，安望其接引以登彼岸乎！山中奇花異草，不識其名，有淡黃者，寬三寸許，長亦三四寸，作桂葉形，譌者謂以沸水泡飲之，可治傷風等症，卽名「山茶」是也。並產白朮，靈芝……以重價各購少許，以贈患者。由麓購到羅版印黃山名勝一冊，置諸行囊中，以供同好。

廬山，襟鄱陽而帶長江，余由京溯江而上往遊，東晉以前，無遊廬山者，自蓮社開後，遊者始衆，代有題詠，余少時讀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大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詩，廬山之偉大，默識於心。庵寺之著者，爲東西二林，棲賢，竹林，開先；萬峯，羅林。峯巖之險者；爲大小漢陽，紫霄，上霄，七尖，五老，大鵬。泉潭之幽者；爲玉泉，珠簾，金井。又有樂天草堂，爲唐

— 遊 跡 —

白香山讀江州司馬時所建，今皆或興或廢，或萎於蔓草荒烟，或藏諸幽巖邃壑，披剔尋求，須勞跋涉。洋樓巨廈，高大盈目，廬山真面，無復舊觀，盛夏炎天咸來避暑，樂天高致，不見於今。山既崇深，蒼松殆遍，鄱陽在望，好風與俱，欲雨陰陰，冷霧凝岫，以致山中氣候，高者不過六十餘度，方暑已秋，白纓塵用，吾於西子湖嫌其過熱，廬山又嫌其過冷也。寓松林側，捲簾倚欄，濤聲謾謾，萬斛塵慮，滌蕩一清，月明如畫，慢步林中，寒光淒淒，臍腑如冰，真覺此身在「清涼世界」也。

衡山，即南嶽，五嶽之一，余自漢口乘火車而南，至衡山，以作南嶽之遊。隱然而峻，巍然而厚，儼然大物也。佳木美草之不生，豈以三楚多才，是山之靈，鐘於人而不鐘於物耶！上有回雁峯，王子安滕王閣序有：「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嶽，」者是也，說者謂峯高，雁不能飛度故名，余意山之南即百越，氣候較山北爲熱，雁不需此較熱之氣候，故至此而北歸也，峯雖高聳，安能限其奮飛哉？南嶽廟中有响磷碑，蝌蚪奇古，相傳爲夏禹時物，禹至今四五千年，碑縱有鬼神呵護，豈有不

榜之金石？或附會，或臆刊，未可知也。余摩娑其下，不能識一字。

泰安，在泰山東麓，車至此，余下榻旅舍。晨興，作泰山之遊。高陵異常，古碑，古刹，古松，多秦漢物，高吟「萬方多難此登臨」之句，慨然者久之。是日，

宿自觀峯覽「黃人捧出日遲遲」奇景也。

故宮，昔蘇子由上禪太尉書，以得瞻宮闕之壯麗爲幸，北平之動人繫念也如是。

余曾數遊故宮，觀古今名人書畫真蹟及商經周鼎秦碑漢簡雕刻奇玩，真令人如

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且多不知名，世之以珍藏自豪者，至是亦望洋興嘆，余素喜

趙子昂書畫，僅覽其延祐三年所畫屏幅及所繪之馬，快慰曷極！

頤和園，亦數次往遊，飛樓傑閣，奇花異草，無不一覽究竟，真「多之廣矣」

，余又安能一一記之！回憶中日戰爭，我海上之敗，此園之關係實巨，如居高位而

忘國家民族者，其罪又豈在慈禧太后之下耶！

蘆花在北平東便門外，蒼茫數十里，朔風怒吼，飄雪如雪，詩耶？畫耶？一片

佳境，深留腦際。

北戴河，乘北寧鐵路以往，地近秦皇島，赴臨榆出山海關，卽至關外矣。雖爲避暑地，以視青島不如遠甚！

昆明，受印度洋暖流及雲貴橫斷山脈與湖風調劑之故，冬似北平之初秋，夏如杭州之早春，消寒無須圍爐，避暑不以搖扇。

余寓湖濱三樓，憑窗展望，一覽無餘。創作之暇，散步湖上，碧窗赤瓦，環湖而新，多爲高官闊人之大廈。阮公現南北橫貫，築橋者三，北聽鶯南燕子中採蓮，潛阮文遠督滇時所築也。堤柳抽荷，秋紅春碧，朝霞夜月，映水流天，湖中有海心亭，禍與二三文士，品茗清談或賞奇析疑於其上。湖之東爲錢南園先生祠，先生以書畫氣節著名於海內，嗣宇猷隘，以視環湖大廈，殊不足以稱其典型。然余寓居湖上年餘，反增無窮之悲也；特譜「蘇幕遮」四闕以自弔，茲錄如下，希讀者及讀者進面教之。

一、錯因緣，眞薄倖，徧體創傷，徧體創傷甚，憔悴容光羞對鏡，臥病如年，臥病如年悶，背山望，空玉卷，忘却窮酸，忘却窮酸困，問暖嘘寒誰憫，孤負

芳心，孤負芳心冷！

2. 事難諧，心怎可？百計思量，百計思量左，將世撫孤喚奈何？獨自天涯，獨自天涯我！寇今狂，家國破，那有桃園，那有桃園？背着燈而偷淚墜，孝養難艱，孝養艱難！

3. 玉顏枯，花影瘦，恨銷眉尖，恨銷眉尖，藝術天才何處有？賺得飄零，賺得飄零久，縱相逢，爭時候，夢也淒清，夢也淒清。隔聽窗兒風和雷，滴碎孤心，滴碎孤心透。

4. 硯田荒，文字苦，欲買無錢，欲買無錢處，自古才人呼負責，最是愁難，最是愁難，儘低頭，休細數，難買湖山，難買湖心住，明月風清誰是主？杜宇聲，杜宇聲聲誰？

近日公園，在近日樓前，山蒔花木，晨成花市，余選購時花，供諸案頭。

圓通公園，附螺峰山上，下爲圓通寺，綠草如茵，花木蕭散，余常登臨其上，

以寄情興。

金碧公園，花木竹石，不免有荒蕪之感。

古幢公園，在聚奎樓西甯，有宋代古幢，層層佛像，雕刻極工，並鐫梵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側爲明王吳二忠墓，淺草平鋪，古梅成林，清雅之趣，別於塵寰。世人之攘往熙來，竟不知顧；嗜好殊科，不體強同也。

大觀公園，離市五里許，居青草湖上流，滿與滇池相通者也。清康熙時，楚僧乾印始蒞其間講經，遂成名勝。王繼文撫滇時，始建大觀樓，湧月亭，澄碧堂於湖畔。余每當工閒之暇，輒自篆塘乘舟而往，至必誦孫髯翁長聯，以助游興。聯云：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驪神駿，西蒼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縹緲，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螯銀湖，梳裹就風鬢霧鬢，更頻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擲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

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許疏鐘，空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

西山，爲華亭，太華，三清閣之總稱。華亭寺廟宇壯麗，茶花萬珠，紅豔奪目，寺外條竹蔽日，明楊升庵題聯云：「一水抱城西，烟靄杳無，扶杖僧歸蒼泐外。羣峯朝閣下，雨晴濃淡，倚欄人在畫樓中。」循山徑屈曲以達太華寺，內有縹緲樓，登樓遠眺，滇池全入眼底，更依山傍巖以至三清閣，位於南端之山腰，環以石欄，山村水落，歷歷如畫，拾級而上，殿宇叢重，穿石壁以達龍門石室，所謂「雲華洞」者也。「舉步維艱，要把腳跟立穩。置身霄漢，更宜心境放平！」此聯非僅以題三清閣，卽立身處世，又奚不如是耶？

金殿，距城二十里，踞鳳鳴山之巔。立圓通山遠眺，古柏蒼松，隱約可見。抵山麓，循石磴曲折而上，是柱房瓦，皆屏聯額，都爲銅製，故殿金殿。按碑，一名銅瓦寺，一稱太和宮，四面圍欄，全用瑩白大理石，溫潤如玉，而雕刻極工，金屋白墀，輝映青山綠樹中，彌覺美麗也。

黑龍潭，在市外卅里，有唐梅宋柏明墳諸物，唐梅根幹似鐵，旁有石刻。宋柏大可數圍，高插雲霄，頗值玩賞，潭水深碧，甃以石欄。明墳者，昆明諸生薛爾壘先生閤家投水殉節處也。薛家巷卽其宅，後改祠，較錢南園先生祠尤爲歐隘，紀念先哲崇拜民族英雄者，當如是乎！

曇華寺，在市東八里許，寺中奇葩，尤以梅花冠於各刹，四時不絕，疑無冬天，偶憩其中，亦小有佳趣也。

溫泉，在安寧東北十五里螳螂江上，有雲濤寺，今改爲小學，二十七年七月，余曾承乏溫小校長，就浴於泉中，徜徉河畔，緩步於林麓，泉自玲瓏巖隙噴湧而出。川之對岸，有聖泉潮音寺珍珠泉，聖泉以日必三潮名，潮音寺以宋梅曇華著，珍珠泉以味甘如醴顯。

昆陽，有馬哈只墓，於東門外荒墳萬顆中，尋得遺址，墓前貝廡昂首負墓誌銘，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士剛撰，誌銘簡潔，鮮近代諛語，書法李北海。據墓誌，哈只卽歷史上著名海外探險家三保太監鄭和之父也。

石林在路南城外二十里，如春筍出林，又如奇峯突出，中現一池，碧水澄清，上有一亭，萬峯來朝，注目下視，驚心動魄。石巔巖畔，不乏名人佳句奇書，而商賈輩亦往往附庸風雅，余以爲名勝題刻，須著墨無多，如絕世佳人，薄施香露，實足以增其嫵媚。否則，鑿石幾無全膚，轉失美人天然妙質矣！

大理，距下關三十里，途間遠眺，洱海如帶，一片田疇，煙樹風帆，別具勝况。蒼山，在下關外數十里，余於車中覘之，白雲朵朵，凝住山巔，景殊奇絕。

余之好遊，根於天性，惟碧水雲山，不免有走馬觀花之誚，余以記憶力弱，詳略互殊，至爲憾事，獨略其他而詳滇中者，因着筆於茲也。

一九四二，八，於下關玉順客棧十三號

後記

「飄零人自傳」，此乃余一部酸辛史也，余安忍濡筆吮豪而述之，誠以半生慘苦，偏多不幸，友好及兒輩，咸再三敦促，將過去種種，筆之於篇，藉留鴻爪，余固不忍拂其意，然而萬恨千愁，動觸心緒，月夕花晨，倍增遐思，究從何處說耶！以是擱筆而長嘆者屢矣！

余因得華、汪、吳、謝諸君之助，得隨軍出發——保山——前線歸來，待車返昆，將先抽豪華成此篇，工拙非所計也！本擬用詔體，俗務紛集，暇時無多，過眼雲烟，了不記憶，遂述以文言，實由偷懶，非敢問世也！

或曰：「倘有他人睹汝此作，不與同情，反而責汝，謗汝，毀汝，汝將奈何？」余應之曰：「我之困苦顛連，是否博得世人之同情？非我所知，亦非我所敢希冀，司馬溫公曰：「事無不可對人言」。人果坦白無他，一言一行，安不可告諸兒輩，告知同時之人，告諸生後於我者。正其內疚神明，不舉與生人，人雖不面為冷嘲

熱諷，豈能逃背地之月且耶！且面爲諛揚，背則唾罵者，豈少哉？試一誦東坡「進而君公，退而爾汝」之言，可以知矣！再進而檢討古人之歷史，生前之歌功頌德，死後悉舉而推翻之者，大有人者，此蓋棺論定。誠爲不可磨滅之名言。余之追寫過去及現在之種種於毫端而赤裸裸出之者，我既知之，兒輩知之，認識我之朋友知之，不認識我之朋友亦知之，我不自諱，何畏人之責謗譏毀，卽我自諱，又安能必人之我諱。而不我責，我謗，我譏，我毀？正以我不自諱，故不畏人之我責，我謗，我毀，我譏；余之命蹇時乖，或可博得世人之同情，未可知也？其不對我同情，而必責我，謗我，譏我，毀我，是別具主觀，或不了解余之理想，信念，希望。若而人者，實不足以知人論世；悠悠之口，付諸狂風過耳可也，奚必其責我，謗我，譏我，毀我，戚戚於心哉？古人有自訂年譜者，余一飄零女子耳，才蘊不足稱，智能不足道，慚悚之不遑，曷敢妄冀追蹤名人博士。但就回憶所及，筆而書之，詳略互殊，果何爲者？誠以余拙如鹿豕，且又健忘，所記詳略之不同者，要與余所得印象之深淺以爲判，隨園先生尙有悔不將鑿泐情形羅縷紀存之嘆，况我耶？尙祈讀者諸

君諒之，教之；是則天涯飄零人極端引爲榮幸者矣！

一九四二、七、卅一、於下關西大街玉順客店

著者 盧葆華女士

印刷者 說文社出版部

重慶中山一路九十六號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一月

1044

BC
F
328.6
Z